



09400

烟嶼樓文集卷三十六

鄞 徐時棟柳泉稿

甥葛祥熊豫齋校刊

贊一

分類重編學海堂經解贊二十一首

并序
丁卯

道光初年阮文達公總督兩廣其時海宇乂安民物殷富於是繼通志堂經解而有學海堂

皇清經解之刻臨川李氏兄弟任刊賞而編輯之者則錢塘嚴杰也洋洋大觀

聖朝經學之盛真超軼唐宋而元明無譏已顧吾謂李氏之功不在容若下而嚴氏厚民之編校不逮顧伊人

烟嶼樓文集卷三十六

一

而多可訾焉夫經解非叢書比也分別部居自當從經今不依通志堂之分類而以時代爲先後則序次之未當也經生家數浩如淵海攷其成文何啻數萬卽所知者若閻氏疏證姜氏兩補義余氏鉤沈江氏標準精博之書數難更僕今皆闕如則搜羅之未備也諸所甄錄類多審覈顧如仲氏易者先輩盛非之至謂仇兄而作又如論語述何以意揣測亦覺無謂今竝入選中則功楛之未別也校勘之記在文達生平蓋爲傑作然多蓄古本稍稽時日卽可成書况專本已行或又附刻經疏之後豈患不傳今乃全刻於中餽釘之學幾居全書十

分之二且所刻他書往往刪其序錄而獨於此記既全刻之復於掣經集中刻校勘之序十有三篇是不亦牀牀屋屋乎則去取之未公也經籍纂詁亦文達所著雖少有舛誤要爲學者津梁今舍纂詁而取校勘則抉擇之未精也音論日知潛邱解春之屬皆非全書是宜加以鈔刪諸字用別其全庶使讀者更不淆惑今悉冒總名則錄題之未審也觀象授時者五禮通考之篇題非類叢書之別種標爲書目體例已乖而論語駢枝在劉氏遺書中實其著作之一今不題駢枝而稱遺書則名號之未一也說部多條遴其一條文集多篇選其一篇

別爲叢鈔誰曰不宜今如宮室答問孔子三朝本皆全書而廁諸叢鈔之列則位置之未宜也箋注全經得失互見而說部文集中之偶及經義者抒其心得每多特識故叢鈔之編必不容已顧當以經爲次類而集之每篇每條各該出處異同是非一聽學者自擇庶幾專經之書旣列前部旁見之義又聚斯編秩然不紊功在纂輯矣今率意收入漫無統緒則鈔錄之未善也其書卷終各具校者姓名是當精審再三不復貽誤今偶爾繙閱脫錯良多嘗讀毛氏春秋傳首卷讀不能下取核原書竟失一翻則讎校之未工也至於稱人官位亦復紛

爾歧出潛邱辭召則曰徵君亭林卻聘乃稱處士惠

戴震謂之吉士全祖方觀題以庶常歲貢江拔貢汪

副貢陳懋如是其質也而胡渭馬景曰明經兵部詩宗

戶部郝懿禮部劉逢如斯其別也而胡氏培曰主政進

士錢塘修撰金榜修姜宸檢討毛奇教授翟訓導劉台

皆據今銜題之若相國蔣廷侍御孫志觀察王念司馬

吳廷武曹彬州粹劉玉大令盛百孝廉焦循懋才臧琳

上舍潘之屬又沿古號斯雖無關宏旨而亦正名之學

之一端也且夫著作諸儒顯晦異矣考其得力淺深雖

殊要不可謂非先儒之諍友而後生之前導也孟子曰

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固當搜訪生平略為小

傳生存諸君則記其里居字號科第官職別附於後此

亦讀者之所望於編刻者也概乎無徵抑又何哉凡吾

嘗議多中其失非以招之蓋亦惜之然安得大有力者

依吾言而重梓之乎惟夫序次未當則可更定因以己

意別為編類後先既序命工重裝非唯條例井井亦足

便於尋檢積月告成手繕其目總凡二十一類類各繫

以贊云

五聖作易肇自羲皇六經權輿二古文章編易類第一

十五種一百四十四卷

皇降而帝三王繼作心法治法察焉茲託編書類弟二
十二種一百八十五卷

曰風曰雅三頌具存聖生周魯而商之孫編詩類弟三
由經義叢鈔分出一種
共十種一百十五卷

凡易書詩先朝閒之設官分職周文在茲編周禮類弟
四十四種六十四卷

諸侯去籍士禮不害成周威儀餼羊是賴編儀禮類弟
五由叢鈔分出一種
共十種八十五卷

孔氏之庭習禮所宗授受有源記載以叢編禮記類弟
六十五種七十四卷

大戴之記不列學官夏正周銘豈非真傳編大戴禮記
類弟七由叢鈔分出一種
共五種二十六卷

此記舊附禮記之後然愚謂小正踐祚的然古書固
足寶貴餘如遷廟釁廟當是禮經三朝曾子並見略
錄微言奧旨所在皆有恐一戴正未易軒輊也學齋
佔畢謂宋時嘗刊爲十四經雖孤文無證要不得視
大傳之於書外傳之於詩同爲附錄耳今別立一類

次諸小戴

各尊所聞孰經孰傳共理相貫制度斯見編三禮類弟

八四種十
九卷

紀文達編輯 四庫書目條例秩如其分類立名亦
考古酌今務衷至當惟三禮稱三禮總義羣經稱五
經總義且於五經總義類序中自言命名之有據而
駁朱氏經義攷中稱羣經爲不見訓詁之文此語頗
可駭怪夫曰易類曰書類其所錄之書何一部非訓
詁之書其所名之類何一類見訓詁之文而獨於三
禮羣經必鑿然以訓詁之文爲正名乎是亦失於眉
睫之論矣余已詳論於城西草堂筆記中故編此目
但稱三禮羣經而不稱總義云

元聖禮樂宣聖春秋如有用者其爲東周編春秋類弟

烟嶼樓文集卷三十六

五

九由叢鈔分出一種共二

十五種二百二十三卷

志在春秋行在孝經至德要道宗聖是承編孝經類弟

十二種
五卷

至聖之聖生民未有論語之書亦絕前後編論語類弟

十一種
七種二
十四卷

至於戰國百家雷鳴天生亞聖鑄詞成經編孟子類弟

十二種
三種六
十一卷

禮家儒家四部異科合而爲經萬古江河編四書類弟

十三種
七種四
十八卷

古目錄家皆以論語孟子列四書之前經義攷尙依

此例紀文達編輯 四庫合而一之愚竊以爲非也

凡古人於全經中摘注其一篇者則當以其書歸入

全經類朱氏收入本類之末亦非古例若論語孟子

本自專書非特漢之趙氏魏之何氏竝不知有四書

卽唐之韓文公宋之孫宣公亦自音注論孟而已此

豈得合爲一乎又況旣合爲一必以注家爲次第不

以經文爲後先於是孟子竟先論語是亦返諸心而

有未安者也今仍舊貫分作三類

鈐轄六藝厥惟爾雅經乃終矣後無作者編爾雅類弟

十四 三種四十八卷

古皆入爾雅於小學類中愚謂旣尊爲專經豈宜與

方言廣雅同收竝載今別立一類以殿諸經

專經業衰博治斯貴拔十得五我取其粹編羣經類弟

十五 十五種一百二十五卷

羣經舊在論孟爾雅之前顧所謂羣經者實兼十三

經論釋之則豈有本經正文尙未一見而後人論釋

之書已居然羅列乎退居經後於義爲允

說部之書遴其談經是亦經詰同實異名編筆記類弟

十六 由叢鈔分出一種共二十九種二十八卷

瑣瑣考据文章道變肥之別之經說是殿編文集類弟

十七 由叢鈔分出二種共十八種四十七卷

經之支流則有小學探蹟索隱片義累牘編小學訓詁

類弟十八 六種三十四卷

小學當在筆記文集之前然今所謂筆記文集皆經說也爾雅既升於羣經之前其餘小學皆經部之支流餘裔耳自當後之

古哉古哉鐘鼎說文難字寫經焉得子雲編小學字書

類弟十九 二種二十九卷

經韻鏗鏘若合符節唐宋韻書南轅北轍編小學韻書

類弟二十 四種十九卷

烟嶼樓文集卷三十六 七

天文算法轆轤紛紜通經博物敢鄙疇人編天文算法

類弟二十一 三種二十四卷

是亦天文算法中之解經者非真天文算法家也惟阮文達所為疇人傳亦廁其中則甚無謂也夫其所以入之者豈非以傳中所載諸家論說有涉於經義者乎然所載論說非文達能自造必有所本則何不即取所本之諸家論說條錄於經義叢鈔中乎蓋好名之心太盛雖乖體例而不自知顧其祿位聞望已極榮盛又何為與經生家爭此區區之名也乎文達少年即來視學繼又來撫兩浙吾浙人固戴其惠政

又且先義行之游郡庠實在文達視學時於公於私皆非秦越而乃屢指其好名之過者編校書籍事之至公固不必爲之私諱耳

右共二十一類原編一百八十三種今從經義叢鈔分出七種總凡一百九十種原編一千四百卷今并其未計之子卷附錄卷計之得多五十三卷總凡一千四百五十三卷云

此同治丁卯年所編撰者時所蓄爲阮文達原編未見其續刻也後得續編乃吾師馮雲伯先生所著石經攷異及三家詩異文疏證則當補入羣經類一種

詩類一種去年又得近人所刻許雲嶠刺史尙書札記則當補入書類一種以編目已定不便紛更紙幅較短亦難類次故別自爲函而附記其名於日後許雲嶠者嘉慶閒濟甯人知泗州退歸道光己丑年七十三矣始成此書稿在其同里李太守

福泰

處咸豐

庚申勞制軍

崇光

修補經解殘板時李方宦粵東亦

與捐貲至同治庚午李爲許刻此書竟附編之經解

中

續編二種爲卷一千四百一至一千四百八

李編此書爲一千四百九至一千四百十二後聞

大吏謂此書非文達原刻所有飭令抽去此板不得與經解同印行余閱其書殊未精博其以己意下斷

語者多率臆武斷不顧前後語詳余尙書說中然則
大吏之飭令去板者殆或別有所見固不惟是原刻
有無爲斷斷者也同治癸酉閏六月二夕時棟記

宋元以來紀元表贊

戊辰

紀元作表由宋以來博士嗤我村學究哉昔錢詹事腹
笥便理宗寶慶乃有五年承乏志事誠彼前車九百
九歲是究是圖彼恃其腹我用吾目博不如村敢告諸
君

其二

三古邈矣曰稽建元建元享國五十四年自時厥後亦

烟嶼樓文集卷三十六

九

罔或克壽或五六四二莫漢武久於赫

皇清維古孰儔

聖祖

神孫甲子兩周千秋萬世以似以紹書年怵憚敬贊斯
表

烟嶼樓文集卷三十七

鄞 徐時棟柳泉稿 甥葛祥熊豫齋校刊

贊二 頌 銘

宋左朝奉大夫知處州容直袁公 載像贊 庚午

宋有世家曰四明袁先古隱德邈矣淵源公以儒學蔚

然興起助教之孫 公曾祖謚生明州助教志 太中之子 公父斐贈秋

掇其實春采其華博極墳典著書滿家 公著韻類題選一百卷見直齋

書錄解題文集七十卷見寶 赫赫大蘇公驩洽之應舉

慶四明志惜今皆不傳矣 赫赫大蘇公驩洽之應舉

躡之 公舉開封試第 賦詩壓之 公判杭時坡為杭守嘗

為勝而坡為之亞 祈雨賦詩以雨速來者 謂一飯會 公為詞宿文苑之雄公為守臣循良之宗公

不遇時賢姦雜遷歷事四朝直道寡合由公以來袁其

始興五世之後莫之與京公無遺文公有遺挂我作贊

詞神往千載

宋左朝議大夫尚書倉部郎中子烈袁公 灼像

贊

北宋之季君相否德於時袁公危行正色出守婺隨入

為省郎位不稱德而有餘芳其在東陽郡寓姦黨紅鞋

之帶敢施荆杖公赫斯怒市朝是尸瑣瑣姻亞擠公去

之事詳正獻所撰曾祖遺事 洎公入朝鳩毒孔深公以危言格其非

心嗟嗟徽皇豈無老成曾是莫聽大命以傾疇志公墓

失其大節疇表遺徽曾臣直筆曾臣嶽嶽紹公遺風我
作贊詞於公之忠

宋贈朝奉郎卿遠袁公垌像贊

猗嗟孝兮格明神兮猗嗟友兮讓國恩兮竝詳贊牘間評及絜齋集

中教子則急處世則寬罵風撻風千古名言惡少無故罵公眾請

送有司撻之公曰罵我如罵風於我何損撻彼如撻風於我何益昔公祖父良二千石

至於公身世之以德彈琴賦詩脩爾絕俗身世兩忘終

老白屋傳子孫曾三世著書維孫維曾兩世大儒遺書

在

閣公子質甫先生所著贊牘間評公孫正獻公所著書鈔詩講義絜齋集曾孫正肅公所著中庸講義蒙齋

烟岷樓文集卷三十七 二

集皆於我朝乾隆間從承樂大典大儒在

錄出藏文淵閣頌其副於天下

廟同治七年七月文廟沿流溯源絜公之教公孫表

公粵有論定孝友溫恭與物無競瞻拜遺像德容恂恂

我作贊詞公孫之云
宋贈通議大夫質甫袁公文像贊

臥雪之齋逸叟所居人皆戚戚我獨恬愉室有彝器園

有花竹敞屣富貴無欲自足晚歲泊然曰姑舍是我有

壯心心在經史是辨是明是考是徵粵其成書是為閒

評即贊牘間評也餘事詳絜齋集先公行狀及墓表凡書之成顯晦有時精神

所注鬼神護之遭際

聖清靡幽不闡於是公書過時而顯於南袁氏先輝後
映是真不朽震鑠四姓明州在宋以豐樓史趙爲四大姓然特以名位言耳必如正獻
所云出處不作皆蔚有賢譽而後謂之世家則斷推袁氏矣
昔讀公書今見公容我
作贊詞穆如清風

先儒袁正獻公燮像贊

萬國殊途同朝王宮萬水異派同趨海中爲學不同同
歸於聖嗟爾曲學朱陸是競

帝嘉宋臣君子之儒

曰雖宗陸未異於朱詳見高宗純皇帝御題絜齋集詩大哉

王言掃除門戶嗟爾曲學亦莫敢侮惟我海濱學派明

明公遇

純皇乃祀

廟庭吾鄉自慶歷五先生以來類多碩儒闡表無人竟無一享兩廡俎豆者近又以請祀紛紛部議往駁

極嚴余倡議請公從祀若非高廟題詩褒美亦未敢冒昧陳乞也清敏德行憲敏文

學孰爲表章無使公獨北宋豐清敏公稷之品行南宋初高憲敏公閱之經學並皆無

媿祀典惜未有爲之陳請者靡儒非道靡道非儒溝而出之史臣之

愚宋史拘朱陸門戶之見分道學儒林爲二今公之儒

宮牆萬仞我作贊詞于

帝其訓

宋贈少傅權兵部尚書蒙齋袁正肅公甫像贊

正獻公後有正肅公學術經綸是謂大同再世經筵君

資啟沃再世成均士資陶淑敷歷中外廉靖端直部民

戴恩鄉袞隆魄權相接踵悔於帝躬天不祚宋而公告

終黃文潔公古今紀要謂理宗欲相之以病終名臣再世鍾毓非偶大儒再

世伊古未有慥慥家學超超師資以辭害意乃爲公疵

公始學於正獻繼學於楊文元公故闡發心學甚力余

請正獻從祀時擬併公請之而以四庫提要於中庸講義條有訾公禪學之語懼爲廷臣所駁以是公學卓

卓中止其實學術經綸精卓如公者何慙祀典耶公學卓卓

卓卓早晚宋莫先公心浩浩洙泗淵源鳥鳴花開樂矣公懷

我作贊詞敬告後來

烟嶼樓文集卷三十七

四

八年其裔襄臣懋才士杰與其族子士穎國學芳重

摹宋像爲立幅自處州而下凡六公襄臣吾門下士

也請余各爲像贊將使其子孫歲時瞻拜知先德焉

嗚呼當宋之世吾四明族姓鼎盛豈無珥貂七葉以

宰執卿貳世其家者而袁氏六世乃以兩太守兩布

衣兩侍從與之相頡頏而百世而下尙論世家轉在

此不在彼是亦可以深長思矣惟辭義淺陋未能掄

揚襄臣姑存此詞或俟大手筆更製之爾九年人日

書

王厚齋先生畫像贊 丁卯

先生之學淵博宏通有宋一代婢鄭奴洪天命鉅儒生
我海邦彼何人斯敢薄詞宗後五百年有雙韭翁具體
而已已驚警龔里巷小子望洋夢夢欲陟其巔但見高
崇來今往古誰與比隆低首再拜敬贊遺容

詠槐老人像贊

有序 庚午

老人吾父友也姓張氏諱孝先字永懷以字行自號詠
槐老人身爲縣吏而好任義舉殫竭智慮而費其家貲
諸所籌畫縣中父老能道之者噫此豈吏胥中人哉卒
於道光十四年十月十二日年六十六後三十六年叔
子秉德新作畫像屬余贊之其詞曰

烟嵐樓文集卷三十七

五

先公有友乃在吏中曰此老人志合道同老人學吏以
吏爲師老人作吏不與吏宜直毅不撓老人之性敦善
不怠老人之行是以有賢尹兮匪老人莫信是以有公
事兮匪老人莫親于時郡中大濬河渠監司守令卿士
大夫詢謀僉同老人是須迺起其淤迺開其塞迺勸水
倉河旁鑿岸數丈可以停泊避來船者謂之水倉迺修水則宋吳丞相置所以測量四鄉河水高下爲碶閘啟城河載通老人心力河泥滿城當塗高高
閉之候者

運船五萬付之江濤老人曰嘻是謂徒勞西南塘堰三
十有奇固傾補罅待我茲泥舉一得兩老人機宜風朔
之碶梅墟之塘寄窳之圍乳嬰之房凡百謀爲老人是

臧東津之橋南塘之路以至於郡中凡百舉措我先公所經營老人是助昔先公存兮老人來之頻兮我見老人親兮遽先公亡兮老人來如常兮我感老人長兮我謁老人有客在堂老人愛我招我由房飲食教誨視我子行哀我藐孤父執是保曾不六年不遺一老我思老成怒焉如擣往也仲子福山字良夫其學定交與其伯季福慶字庭琨福清字樂淵未秋而凋今也叔子福昌字秉德溫恭象賢來修舊好先德拳拳嗟吏不可爲而爲之在人得時而富潤其一身得時而貧潤其子孫嗟老人之吏百世吏師遺行在口遺挂在茲拜手作贊我無溢辭

陸東岑像贊 辛未

烟岫樓文集卷三十七

六

昔先大夫始居月湖是時湖上耆德不孤與君先人笑語相獲掩骼城隅是究是度嗟我少孤亦不逮先友至于壯年乃與君厚君守其先家集譜編來我賞晰烟岫樓前君治其業律賦古風同我私試柳汀院中春陽秋雨酒杯團語湖上舊聞先民遺矩視我弟兄如手如足告我家庭如心如腹慈祥寡尤端重寡言孰是人斯而不耄年歸乎山邱歲星則周瞻貌思人我心悠悠貽厥子孫既有令則溫溫謙恭惟君之德

宋儒袁正獻公從祀

文廟頌 庚午

維

今皇帝同治六年十有二月臣新貽言臣聞

孔廷祀典慎重紛紛陳請罔念學統昔在

文宗詔示中外聿有典章俾守勿懈先賢先儒傳道翼

經經綸卓越學術粹精其克副茲爾乃入

告毋以空言請祀於

廟今臣無浙藩臣昌濬謂宋儒燮不愧

聖訓臣讀宋史悉其風節臣際

熙朝見其著述於赫

烟嶼樓文集卷三十七

七

高宗褒厥遺書學有體用宗陸同朱大哉

皇言千秋論定鉅典允符敢昧死請

天子曰咨咨汝閣臣九卿國學集議以聞於時廷臣集

議便便詢謀僉同如撫臣言七年七月其日庚子

天子曰俞兩廡從祀禮臣奉

詔誕告寰宇是歲季冬至於鄞土維此鄞土宋儒故鄉

里有小臣敬作頌章

元貞二年琴銘 有序 乙丑

陳銳甫政銳得古琴一張攜來屬銘背孔中兩旁似

有朱書以火照之右云元貞丙申二年前上元吉日左

云稀翁居素子斲於金陵書舍蓋竭其目力晚視之
而後見也銘曰

元貞二年前上元日居素斲此金陵室至今五百七十年
彈之作聲清發越鱗蜿蜒駁紋斷裂腹中朱書淡不滅
秋堂陰雨慎深密恐有黑蛟夜飛出

陸文虎先生竹笏銘 有序 丙辰

笏以竹本爲之圓首而方下其腹刻飛白篆二大字
曰孝弟左刻小篆一行曰月湖家塾幼學弟子陸
符稽首受執蓋前朝見君用象笏此則執以見父師
而肆其儀者也篆書精妙鏤刻亦極工緻禮稱士笏

竹本禮家又記其尺寸制度此笏長短悉與之合古
人制作不苟雖童子玩弄之物亦鄭重考古如此先
生大節具詳黃梨洲全謝山二先生集中余家鄰先
生故居而笏乃得之鄞東鄉邱隘吾友陸東岑言先
生有女孫嫁邱氏蓋笏之所以輾轉而在彼也得此
驚喜如獲球圖景仰嚮往而刻其背詞曰

於乎此故明大行人陸文虎先生之遺笏也先生秉此
方童蒙挺挺幼學基聖功大書孝弟鐫當中稽首受執
常敬恭異時移孝作貞忠擊奸拂袖歸甬東摩抄兒物

無忤容畱傳一洗珍奇空三百年來光熊熊

四弟子舟摺扇銘 丁巳

時而柄用耶將酷更是去而仁風揚耶吾非其時耶姑
卷懷而藏耶與時偕行何翕張耶不因人熱何炎涼耶

紫雲陳生鈞堂竹摺扇銘 甲子

理粗而曲者木耶心室而俗者骨與角耶將柄用之而
不可以無竹耶竹之直君子秉之爲正色竹之虛中君
子師之爲有容

白摺扇銘 有序 甲子

淮南子主術訓之論行方事鮮者白摺扇可比德焉
取銘吾扇以當書紳

烟嶼樓文集卷三十七

九

直立而不撓素白而不汗執柄持中運於璇樞以一合
萬若合符斯君子之風然吾取諸淮南子之言

青蛻東紫雲硯銘 有序 丙辰

硯故林氏物所謂千金硯也余以重值得之橫廣五
寸長倍廣而弱厚二寸有奇其色紫上下東二帶極
端整上帶青綠下帶青白上帶之上刻云青蛻橫東
紫雲腰又刻云己丑夏日製又刻一小印云青銅不
知其何青銅亦不知其何己丑也澤潤無比手摩撫
之汗蒸蒸出世盛稱紫袍玉帶視此皆下品矣余不
欲以刀筆傷硯石而刻其蓋曰

紫雲一片青蜨界之欲贊無言束帶拜之

竹筆筩銘 甲子

誰歟處管城中耶大毛公耶小毛公耶噫此豈所謂孤
竹君之二子耶抑信乎其爲墨胎氏耶倘去其國而賦
新詩兮將毋曰是殆不肯立而逃之耶

周楚堂曰先生極關夷齊讓國之妄見之集中千秋
定論也及讀此銘令人解頤先生嘗曰此等史事祇
合作游戲文字材料耳然語氣
抑揚吞吐雖小品亦見斟酌

烟岫樓文集卷三十七

男隆壽平甫校字

烟嶼樓文集卷三十八

鄞 徐時棟柳泉稿 甥葛祥熊豫齋校刊

賦

海甯塘賦 癸卯

北海賓造乎東海主人之廬前謁而請曰僕嘗誦木主簿雋麗之賦繹梅仙尉鴻博之章愜心夸目有志望洋竊嘗駕飛雲裹餼糧望洽蕩盡紘滄破巨浪迴風檣旣遵循其涯涘而周觀乎捍海之塘退乃厯考史乘博覽圖經多識前代之載然後知往古所經營主人亦願聞其沿革而審識其廢興乎主人曰唯唯賓曰蓋聞塘之

烟嶼樓文集卷三十八

一

見於往牒也始自有唐貞觀之年兆基不得而言矣是時海甯之縣號曰鹽官長互淞江舊跡聿傳厥後重築實維開元在宋宣和集事污庫乃有鐵符以爲靈異驅役而堵浣演則淳熙之繕治也搏土以靖波盪則嘉定之防制也至於抵禦衰而鏤齧甚瀚淳作而陂隄搖大德延祐集議嘵嘵籛條鱗次參差下以捍潮規度越起闕闕釋騷醮禳屢舉不懾怒濤是以泰定致和之間宣召臣庶焦勞深宮然而謀石建而不就議版築而無功此則有元修舉之大略也逮乎前明法制載更永樂之朝孟侯肇祀而患平成化之代沈丞揆策而利興自時

厥後鞭臨平安吉之石巖塘夫役銀之令健絙星聯副
隄雲互其物則有石櫃竹絡鐵錠木孔之屬整鑿以爲
堅勁其人則有成均錢山蘇湖劉元瀚之徒後先以相
標映或謀而施或略而定宏治以降及乎崇禎未有不
以斯塘爲病者也夫潮之入江也漫滅盡湏沆瀣沖澌
龕山赭山夾峙海中束不得肆於是鼓怒而迴東其迴
也又有石墩之山障其來而從龍海疊陡而洩擲激其
氣滄潔拗而鹽官當其衝故其潰也若摧枯朽之無所
事力其築也若鑄金石之難乎爲功觀於疇曩之所紀
抑亦得失之叢也若夫坡陀陳嵬之抗壯萬柳洪輔之
連延蒲岐蒲畧護安撫安固陳蹟之具在亦捍衛所宜
先然而爲害猶淺創制非艱雖有作者姑闕略而舍旃
主人於是默然有閒輒然而哈曰異乎哉客之爰咨也
馳騁末流而鋪張其權宜愕眙往事而曹昧於宏規曾
亦覩

聖清之所以平治者乎今將第先臣之嘉頌舉碩彥之
偉辭謹爲吾子揚推而陳之夫飛澇相磈雲奔雨屑防
禦之阻海甯爲烈則信如吾子之說焉往者消漣爲災
有事陂邊收賦威刑京倉不發羣下奉令玩愒歲月困
未蘇而民重勞工未半而財已竭積歲乃成崇朝而決

及我

皇朝之受命也

列聖相承靈海順晏飛沫不驚云濤永奠猶復

軫念海邦塵勞宵旰設專司之官定歲修之典庶民子
來維

上所遣

世宗憲皇帝繼天出治握乾闡坤遐稽職方邇察見聞
籌預先事屢

詔廷臣疏赭山決灤之積通潮汐噓噏之門赫輝煌以
立廟爰敬恭於明神爾乃

頒渙號沛溫綸圖久遠致豐殷嗟土塘之滌灑舍其舊
而謀新易石層構比象魚鱗發禁財以千萬非珍惜之
所云於是神僊競勤巧輸奔走量徑輪度廣袤遠物至
殊材購募萬世而峭崿程瑰璋而齊奏迨

高宗純皇帝之踐祚也兩山之壩崇乎其基六和之塔
矗乎其規中臺倏開一昔而治洵至誠之昭格非人力
所能爲九年之春魚鱗大塘入告工訖六千餘丈偃蹇
坦率洋洋

帝謨耿耿

先烈

皇曰吁哉民不遑逸犒勤賞功差厥等列督役之臣超擢顯秩旣奏膚功而

洪恩又如斯其盈溢也賓曰幸哉僕得聞國美於今茲也雖然是役也蓋海甯城外迤東而迤西者也若夫鹽倉以抵章庵則柴塘四千餘丈在焉僕聞其地跣踣湛灑版沙渺瀰石不得下木不能支其胡以屹崇墉而託喬基乎主人曰然哉固將語予以聖神之廣運

指示之機宜昔我

高宗皇帝嘗四幸海甯矣其始幸也歲在元默敦牂

烟嶼樓文集卷三十八

四

懷柔百神遊豫萬方

親問民瘼至乎錢唐

行在駐蹕將有事於海塘曰吾詰朝爰方啟行羣從以爲沮洳不足以辱萬騎險阻不足以幸六龍驚浪駭水勞我

聖躬

天子曰朕省方而問俗孰與康居乎法宮於是屈

至尊損服御減陪乘卻玉輅駕彼駿駁明發而去時則千官萬品之盛整儀而景從魯般王爾之徒驩謠乎道

路

便旋鹽官之區睇賊柴塘之上審曲面勢登高而望濼
潤哉決漭之波漲漫哉戩擊之浪淳漓譎變不可名狀
試下木椿

命彼營匠礮重礪而不入沙澆灑以蕩漾改柴塘其實
難信活沙之不安羣臣進曰柴塘之內其土始堅弗畏
暴灑工可以先

天子曰斯乃抱火唐積薪寢其上而以爲安也夫策遠
慮者將以免近憂恤民隨者將以握全謀舍柴塘而弗
顧築新塘而障流新塘之外欲保無繇其中乃有桑麻
井野廬墓田疇赤子之所遂長先民之所綢繆迥彼注
茲誰執其咎遂乃仍舊貫作保障增坦水壑陂塘念物
力之艱難復興發夫白藏於是

上躋乎尖塔之山

相羊乎陳氏之園肇

錫嘉名是曰安瀾

望告大禹則會稽之遺蹟改焉

瞻謁海神則

先皇之御碑在焉浩浩黔黎法法渤澥時輾轉乎

宸衷恆恍然而莫解泊乎旃蒙作噩之歲涓吉日踵盛

普德音

巡玉輦

布漉化於石門駐紫纁之朱幃曰昔頓轡於杭州來海甯而已緩予先務之爲急從別港而非遠乃

命舟牧朕將舍陸而循溪於是浮鷁首翳華芝揚翠蓋建羽旗瞬息長安之壩

御舟迅駛而若飛

天子於是弭節隅圍重駕相視嗟沕淪之爲災乃盤盪其若此灣礮礮磊驚我赤子昔築坦水六尋而止非所以戒不虞壯靈址蓋是歲所增建者至於四百六十餘丈而

烟嶼樓文集卷三十八

六

聖恩方有加而靡已賓曰

帝經畫斯塘而豐沛吾民者若斯其急乎主人曰此乃所謂權輿耳夫襄岸夷塗始稱備美草木之質積久胡恃然豈泰而安之哉計不得以已也且夫鴻流泛濫放勳憂之而不能宅焉元圭八年萬方稼穡斯乃文命氏之所以基王迹也海隅溢湧

列聖籌之而未底績焉魚鱗大塘福彼蒼赤斯我世宗憲皇帝之所以立皇極也柴塘礮礮

帝始度之而未獲策焉申命重勘終易以石斯我

高宗純皇帝之所以懋聖德也蓋

帝之三幸海甯也實惟上章困敦之年其時柴塘之外
長波瀾汗水趨北而激轉勢呀呷以盤旋塘芻芻其隆
頽障忽決以實難苟戕風之起惡嗟黔首其魚焉
聖上惻然以思慨然以歎臨塘躊躇奮乎獨斷謂柴塘
之綿延四千二百有餘丈豈活沙之瀾厓終弗獲乎土
壤庶悉心以拓制朕無愛乎國帑乃

命太府使出邦甸

詔鄉師使帥民夫縣士方士聚眾而趨伐木於越采石
於吳瓌材異質絡繹道塗荷鍤成雲舉奮若鳧然而影

沙礫石萬口籲呼汕涇不下無異往初旣砮矸以前卻
空擬議於工徒忽有龐眉來告程式試大竹以舉扞視
沙窩而爲則乃下椿以夯築將入土而崩劣惟一木其
難支必五木齊下而始克言已告退恍恍惚惚不可蹤
跡蓋明神之效靈咸舉手而加額於是眾庶舞蹈工師
悅懌措磐石於溼漚瀆瀑之中果揚靈而播潤集艱大
於羣力是塘也蓋經始於

三辛之年閱四載至乎昭陽單闕而四千餘丈之柴塘
已葺事而紀勳賓曰僕聞怪神之事夫子不語山海之
經奇誕無徵吾子毋乃神其說而未足憑乎主人曰客

方圓域乎方隅而不知

聖人之所以享天心也昔者夏后氏登嶽而獲金字玉簡之書導川而得黃龍元龜之瑞用以指蒙迷覺經緯底功業安倫類夫匹夫臨機而兀臬天將啟心而甚謀矧

聖者之所爲恆請顛而獨憂是以天人合應誠感昭休祥符立臻聿來告猶於斯之時霾曠潛消澗淪不矍虹申竝亘無有垠鏗蕩蕩平平

皇圖式廓沐浴福應頌聲交作至乎明年

帝親臨觀還邇臣民忭迎

烟輿樓文集卷三十八

八

天顏雜沓從萃輳輻摩肩伫眙駢坐雷聲動驩拜手稽首

聖上同天僉曰於鑠哉自剖判以來未有舉大工而不驚巡海澨而問艱運萬寓於几席籌兆民之生全如我聖清者也

天子猶復平不肆險安不忘危

命下土牛以實溝槽樹柳杞以周金隄作新廟而答貺紀靈蹟而賦詩而又

念范公塘之尙未盡善也重發五百萬於大內接建二千丈之石隄期致功以程巧取殊裁於前規逾年歲役

靡險不夷誓勞永逸

皇心悅怡是以

成謨丕著

家法遠垂

聖子

神孫以矩以規至於今日

恩諭疊布鉅工屢施大臣測視

九重運思海隅之國地沃野滋百姓同於饒衍上下共
其雍熙蓋

國家於捍海之塘其勤勞而無倦也如斯故夫神靈貺

佑符命非一嘉祥徽顯感事而出颺絕馬銜之居浪靜
黿鼉之穴海童宴語陽侯守律涉人舟子不逢異物通
河漲沙之類以爲常有猶未能窮之於筆前代修築之
規摹庸可並世而論同年而說哉今吾子擴撫舊編來
相告語矐聞而疑覲昧今而榮古是猶侈治水之功以
白圭爲愈禹也曾

帝力之不知雖繁稱而奚取賓於是矐矐失所曹若良
久憮然而歎曰僕所謂戴天而不知天之高履地而不
知地之厚游覽宇下而不知

列聖之納民於仁壽也而今而後條瑕蕩垢清罔洋洋

克奠巖峻永固隄防安瀕海之家室來絕域之梯航僕
願忭舞於鏡清砥平之中而日頌
聖壽之無疆

太陽生日賦

維莫之春旬有九日董子覺軒自高唐之故里來城西
之草堂徐子同叔止而觴之已乃出門野眺攜手徜徉
入其闔閣折而南行至月湖之西曲過日月之新宮湖在
尾俗謂之太陽殿乾隆鄧縣志未載
蓋此時尚未建也近日新志亦失之見朱門之洞闕眾
攘攘以憧憧喧士女之雜遝僉膜拜乎其中怪而詰之
則曰是日也太陽之生日也誦元文與梵典肆伐鼓而

烟嶼樓文集卷三十八

十

考鐘祝天上之聖壽將獲福以無窮二子笑而去之既
而董子問於徐子曰禮若是其野乎徐子曰夫朝日而
夕月乃天子之事守彼僞道之歛錢於典禮乎奚有董
子曰是則然矣顧嘗見省中之頒時憲書也舉神示之
誕生紛卷終而竝列生太陽於仲冬惟仲旬之九日欲
私議其無徵早見稱於著述玉芝堂談薈第一卷云十
一月十九日日光天子生
子忖度其用心蓋陽生於子月謂陽生卽日生斯猶有
意之可說也而必以十九日爲生朝則眞無理之可詰
也且夫天無二日書則同文縱立說之荒謬豈易地而
異云何居乎吾鄉之故事乃復以今日爲降神不改日

而改月而易子以爲辰斯豈有異聞乎又何以說之紛紜也徐子於是愀然改容正襟危坐而言曰吁嗟乎噫嘻此其事蓋昉於我

聖朝順康之閒沿流以至乎今日則旣歷二百有餘年矣父老之所不道紀載之所未編諱也而祕之遠也而失之是以後世無傳焉然而吾知之吾能言之今夫三月十九日非他故明莊烈皇帝殉社稷之辰也日維子卯歲在甲申虞淵墜北陸昏魯陽揮而不返夸父追而逡巡是時忠義之士尤莫盛於吾鄞世祿華胄先朝遺紳粉榆故老薇蕨頑民知

景命之有屬眾歸往於

聖人而其黍離麥秀之觸處而哀感者恆鬱鬱而莫伸歲以是日弔其故君被髮野祭慟哭海濱速方袍而禮佛集羽衣以朝真然而黃疏告哀青詞薦福始稽首以默禱繼露章而披讀而苟仍勝國之徽稱頌神號於太祝縱

熙朝之不諱夫不亦驚耳而駭目乎於是乃神其說而愚其人易其名而隱其實而詭而揚於眾曰是日也太陽之生日也夫太陽日也日者君也故君不可以灼言故易人鬼爲天神天神不可以有忌故易國恤爲生辰

斯實惟吾鄉先生不得已之苦心隱恨其事可以感風雷而其志可以泣鬼神其時蓋相視而共喻其故則嗚咽而難陳年運而往莫知其因乃今而始得與吾子昌言而細論之也夫耆舊之動止桑梓之所則倣也薦紳之話言緇黃之所奉教也信俗語爲丹青據吾言爲典要彼不識君子之所爲徒遣神而取貌舍其舊而謀新遂轉圜以改調十一月十九日之說蓋出自道書舊時吾鄉未必不爾諸先生欲愚僧道想必有說以更正之使舍汝而從我也浸假而狀其尊嚴浸假而建之宮廟由日及月象形惟肖惑眾箕歛奉事二曜故事則會眾而歲舉故國則無人而憑弔後之君子昧其本初覩其

末節歎斯禮之犯分笑其期之區別壹知夫愚僧詐道之矯舉而不知其爲忠臣義士之碧血也董子聞之爽然若失瞿然而下拜曰有是哉我未之前覺也此則吾鄉先生之靈所默牖子以相告者也夫論有古而非實語有新而可憑聽子言之侃侃動余心以怛怛余旣驚喜而誠服夫何事曲引而旁徵抑二氏之荒唐雖不辨而奚害而吾子之論議實先民所嘉賴盍卽以今茲之問答縷敷陳乎楮墨豈惟是畱掌故於甬句抑將使天下後世知吾鄞爲忠義之鄉而秉禮之國也

有陸君者家於鷺湖行年五十瀟灑自如卜薪溪之鷺嶺作生壙於其墟贅世繭室之榻耐辱觀素之居迺召畫師畫其大都肖象於右飄飄衫裾其山蔥鬱其水盤紆其壙墳高其人清臞肇錫嘉名是爲薪溪歸隱之圖繪事旣畢展圖於堂時日和美揖客而觴之客有前席輟酌而起曰異乎哉吾子之以歸隱名此也走實不材未喻其旨厥有鄙言敬陳吾子今夫士或簪組於朝廟忽不意而鞵鞮於山林優游乎浮湛乎雖入山未必其果深亦將瞻矚高蹈而欽贊其遐心目之爲隱無古今也今君少負才華一擊不中而潛於家咀經嚼史雅雅

魚魚名不列宦策身不出田廬安素位而守志願自託於農夫且夫與世相忤而矢志泉石者隱之迹也與世兩忘而遺棄一切者隱之實也獨樂其樂不佛不仙忍置其置非狂非狷蜉蝣巨擘一蝨於天地之間則已視夫愛惡哀樂之縈擾而無端者皆一毫不足以累其天此肥遯之志所由不可挽而碩隱之名乃於是而傳也今君修其人紀聿有令譽不夙則暮搢持門閭生安死哀伯姊諸姑歲不登而黨人飽時不利而里人狗當務之急交贊共輸勤勤於鄉懼懼於家曾勞動之不恤抑未嘗跳身於空虛以隱自表不亦誣乎主人於是歛襟

而答曰美哉僕得聞茲諷議也雖然客所謂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僕蓋嘗聞諸老者之言曰生吾枯也而死吾覺也又聞諸佛者之言曰生吾幻也而死吾漫也又嘗受教於吾儒者之言曰生吾順也而死吾隱也世有達人聞其言而若疑而若信也而返視乎吾生之有涯乃恍然大覺乎百年之不容於一瞬也等富貴於浮雲視勢燄爲灰燼受身後之大名亦既死而無聞彼將視顏閔與躡蹠同長夜於一觀悟造物之勞我誓不肯以身徇姑逸樂以自娛終混混而無愠此其決然於了悟若可以謂之真隱然而當其浮泊於斯世也則已爲虛

生爲妄溷久物化於不化之日而奚俟乎蓋棺而定論僕則以爲天地之生人也三公四民序不容紊紛紛紜紜各有其分統人事之交迫會有生而相趁知前定之有因吾劬勞其焉吝苟不負乎此生乃卽死而無恨當退而縮當進而奮倦則思息視乎其運生吾慎矣沒吾順矣使營菟裘吾將隱矣是則僕所由命名之說夫固與林下諸公殊其迹而又與達人高士異其實者也客聞而喜忘言相視洗盞更酌盡歡乃已明日伴來以告徐子徐子駭然而笑曰爲此說者其知道乎吾聞之也學而不已闔棺乃止又聞之也生盡其力望壙知息彼

陸君者事委化而行語稱情而出豈必斬附乎古人而何其與韓嬰列禦寇之言合符節也自茲以往居易任天盡其在我徜徉餘年作圖戲耳歸隱未也聊記斯言以告觀者

先師王綱齋先生語余曰吾嘗夜中不寐環念身世非特富貴利達盡如夢幻卽立德功言坐致不朽亦與我旣化之身絲毫無關一念到此覺萬慮灰冷無事可作旣而又轉一念謂苟若此是我未死於此身旣死之日而已死於今日未死之日矣天地生我自有一位置何得以虛度時日者辜負生成乃知先輩所謂一息尙存此志不容少懈是悟後語非忙前語也余嘗心識其言咸豐丁巳陸君以歸隱圖屬賦睹其命名忽感先師之說卽以此旨託爲陸君之言蓋亡是子虛賦家有此體例不必果出陸君意也同治乙丑十二月二十五夕柳泉記

烟嶼樓文集卷三十九

鄞 徐時棟柳泉稿 甥葛祥熊豫齋校刊

詞 祭文

翰林院編修同年周君哀詞 癸酉

同治十二年正月十四日翰林院編修周君子青卒於京邸年四十有九嗚呼哀哉二月二十日訃至時其孤行清方以前年歸娶於是其弟蕙山孝廉攝擗行資使往迎櫬四月二十八日至鄞脫輜於江東之梅山池庵明月十有一日入城東門出南門殯於家治喪受弔十有三日厝於家園先日孝廉來告謂余當累其德行余

烟嶼樓文集卷三十九

一

與君同薦於鄉至是交君將三十年悲君之稚有聞而坎廩於其繼也甫得志可光顯而卒無成也故爲文以哀之君諱岱譜名良釗字魯宗子青其自號也道光二十六年舉人分教覺羅未滿中同治四年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八年散館授今職年不竟學遽卒於官嗚呼哀哉其詞曰

紛敷華之旖旎兮倏從風而飛颺信芳菲之將歇兮盍夷猶乎梓桑昔聞君在髫年兮早有譽於圭華掇科名如拾芥兮羨蘭馨而芝茁胡始銳而終鈍兮蹇濡滯以落寞嗟乘時之不利兮每鉏鋤於柘鑿路修遠以多艱

兮幾委命於溝壑夜登屋以裸匿兮過傳莊而警囊遭
吾道以乘桴兮渡黑水而颺作顧壯心之未已兮曾不
悔夫北征果雲中之高舉兮題雁塔以成名翔木天而
容與兮蹈玉階之巽崢始失職以廓落兮時不來而固
窮旣頭銜之清貴兮兩有連於豪宗託援繫爲依倚兮
柰人心之不同或媒勞而恩絕兮或誼美而交忠知子
之好芳草兮遠不忘夫爾貽望瑤臺之偃蹇兮曰勉旃
而無疑居不易而可畱兮恕故宇之懷思樂新知而久
要兮縱蜷局其安之嗚呼哀哉彼瑣瑣而申申兮固以
蘭爲可恃也曾不知愛汝者肫肫而拳拳兮忽舍汝而
溘死也達赴告於京國兮悲將伯之云亡在羈旅而自
憐兮極勞心以遠望併新愁於宿疴兮形銷鑠而瘵傷
不自聊於歲暮兮遽奄化於春陽嗚呼哀哉當年歲之
未晏兮去白日而長夜來同人以視舍兮宿
帝郊而暫舍發天津以航海兮指浙水以南下及甬東
而脫輻兮時已窮乎孟夏嗚呼哀哉荷先德而崛興兮
奚壽命之弗將方棣萼之韡韡兮忽剝折其雁行心惘
款而朴忠兮豈有憾於彼蒼練世故而性拙兮知吏才
之未長倘受

命而典學兮必盡職於文章徒及門之被教兮感師恩

以故鄉嗚呼哀哉謂蒼者之茫茫兮德靡幽而弗光謂蒼者之彰彰兮畀之才而未央現曇花於一瞬兮羌無異乎眾芳聊陳詞而抒哀兮霑余襟之浪浪亂曰

魂歸來兮反故居像設室兮容顏臞吳羹越酒兮君所娛啟爾後兮終合圖魂歸來兮歸來乎聽我詞兮君勿吁嗚呼哀哉

周仲雲哀詞 有序 丙午

余年十九間字於絅齋王先生既與同學相見見同歲生周仲雲行步蹒跚短身貌不揚及出所業驚異之仲雲爲抑齋先生仲子始王先生與吾伯兄醒墨先生同

出其門以是益親愛閒一年王先生返溪上仲雲亦出爲童子師不得常相見然歲必一二來吾家每來不飲酒喜高歌而大口無正音聞仲雲歌無不掩口笑者仲雲文章不習時好試於有司同曹無或知仲雲名仲雲亦殊蔑視之余兄弟所爲文亦頗爲儕輩非笑而仲雲心獨憙他時閉目踞胡牀余刺取同時諸君及余兄弟所爲者錯誦其側仲雲張目辨別之以爲笑樂其試於有司也能一日成十餘藝皆可觀既不遇所常與交者則多取功名以去而私以意絜短長未嘗或過之以是數悲嘯不稱意王先生自以師門之感思追其恩遇以

報之仲雲先生既歿仲雲益不得志西夷之警余兄弟
避地它山時仲雲館村中一日同遊雲石巖賦詩紀事
仲雲詩獨哀悵紛感不可卒讀嗚呼孰知仲雲之不
年而遽以嘔血死也仲雲諱宏縉自號笏園世居鄞之
新莊卒於道光二十三年四月十一日年三十其卒也
母尚在無子有一女才數歲昔者伯兄爲余言抑齋先
生病革惡見人仲雲入輒摩去仲雲方七歲脫履私立
牀背聽喘聲而泣蓋其至性過人又如此嗚呼仲雲死
三年有奇矣吾未嘗有述焉乃者聞其宗有事於譜牒
爲文以存其人而摭吾哀其詞曰

烟嶼樓文集卷三十九

四

天之所壞信不可支兮而畀之以才抑不可知兮生百
歲而同盡兮死大壽無窮期魂隨父而嬉遊兮見吾兄
與吾師苟結習之未化兮詞恍惚而離奇重曰老母生
妻魂豈忘兮死生永隔夜傍徨兮

董孝子祠堂迎神詞

戊戌

瑟纏兮鐘蕭靈保舞兮蓉裳姣思夫君兮迢迢參差作
兮聲靡飄風颺兮雲旗路曼曼兮鄮西君不樂兮回翔
歌烏烏兮誰思香菲菲兮將沐君不來兮心傷悲穆將
貽兮陳辭鄮之人兮念之登長春兮騁望玉虬翳兮故
鄉君何爲兮偃蹇淹予馬兮南塘滴淚潭兮泥塗望親

洞兮草蕪松柏兮載枯獨飛鳴兮祥鳥雲車兮風馬君
之來兮我心寫繫馬兮庭樹停車兮階下入砥室兮登
瓊堂瞻蘭楣兮臨葯房鄧之人兮思君不忘層臺邃宇
兮樂未央東有橋兮邈迤橋下水兮瀾瀾君俯仰兮低
回懷故土兮悲不已我有美味兮佐甘果兮餉之我有
旨酒兮汲溪水兮釀之我卜築兮寢宮白髮來降兮君
無恫我在寢兮載獻白髮來享兮君無怨入藹藹兮出
熙熙君在堂兮綵衣吹白華兮奏瓊笙君聽之兮和且
平哀莫哀兮枯桑樂莫樂兮壽康君之去兮優有辭惠
我高堂兮眉壽無疆

除夜迎神辭三章

甲辰

若有神兮迷離容黯黝兮怪奇左手兮兼金右手兮毛
錐兀獨立兮在上羌顧余兮笑嬉心懍懍兮願畱託巫
咸兮陳辭賜余右兮多文畀余左兮多貲多貲兮作大
賈多文兮好爵而糜之

右魁斗

若有神兮渺茫儻倏兮忽藏褐衣兮泥首我冠兮趨踰
千秋兮萬歲酒醴兮笙簧汝下民兮敢侮耿威靈兮在
旁矢敬恭兮無悔神懽愉兮宴康橫九州兮被四海焱
動聽兮上帝愕咨兮何神天閭奏帝兮曰氏孔而宇

方帝不憚兮謫巫咸胡作福兮降殃俾眾生兮顛倒逝
擯棄兮要荒巫咸兮諫帝語祕兮辭詳帝太息兮不語
神笑樂兮徜徉心低徊兮顧懷懼神怒兮不祥使我無
故兮得金錢敬再拜兮奉觴

右錢神

若有神兮儒之徒名長恩兮司書駕龍兮驂螭終歲兮
躊躇祀杳杳兮忽諸君四望兮餒而脩東行兮海隅羌
翩翩兮格余手矢兮腰弧下來兮蓬廬朝翦兮白魚暮
滅兮蚬魚歲晏兮日除春酒兮生芻君之來兮帝都君
之往兮太虛金題兮玉躡縹緗兮紗幘千秋兮萬歲笑

樂兮于胥

烟岫樓文集卷三十九

六

右司書鬼

祭賀監文

昔靈武之振旅實中興乎有唐而乾元之下詔獨追憶
諷諫而不忘豈不以甘盤之舊學每遇事而多匡惟早
卜蜀道之險阻而又預識陝邸之足以舉鼎而重光故
飄然以遠去若獨醉而獨狂哥奴方戀戀於荆棘忽慨
慕乎鶴駕之翱翔縱月堂崖穿而深阻其敢加繳於千
仞之鳳凰謫仙希風廣成而蕩漾乎浮世猶流離於夜
郎乃不覺低徊我四明稽山之故宅長對酒相憶以情

傷緬風流之清鑑山高而水長邈千里其相感況吾
儕幸生乎其鄉在元和之己亥有人見公負笈而徜徉
神仙每樂思乎故土公殆遊戲於二百八十峯而下來
乎十洲三島之旁乃爲迎神之辭曰

沙鳥兮雲峯明發兮曙鐘君之來兮騎馬聽鄉音兮君
下湖水兮門前君之來兮乘船春風兮柳絲攀還舸兮
繫之照城隅兮桃李薦仙實兮君喜銀鏤兮銀盤進鄉
味兮君歡人事兮消磨歲月兮浸多君念我兮同德倘
相見兮相識我迎君來兮觴君兮舊祠我送君去兮歌
君兮新詩禮禮兮熙熙顧明德兮吐正辭爛遺光兮流

禎祺

四明岳忠武王廟徐氏歲祭文

丙寅

烟嶼樓文集卷三十九

七

浩氣充塞乎霄壤巨九州而無不之矧天步艱難於海
國王心實念茲而在茲赫於昭之英爽厯萬古如一時
夫豈惟王心睠念乎茲土我父老猶至今其王思昔六
龍之來幸避勁敵之窮迫惟張俊之至止受寵命於憂
危彼垂涎於王爵又迫於隱士之相規集高橋之眾力
倖爲虺之少摧甫告捷於昌國忽棄甲而奔綏以至御
舟飄泊於館頭百姓喋血於山陲嗟喪師而誤國罪非
峻其焉歸當是時也杜充開闔於建康而辱王以偏裨

破張用與王善一小試其機宜擊李成於長蘆搗盤城
而出奇倏金人之大至乃與成併力以相持王涕泣而
請戰充閉門而恬嬉及太平之既陷始悔恨於噬臍遂
度關以相犯舉朝失色而獻欵籌航海之下策來明州
以戒期而王方退屯於蔣山隔江浙之倭遲聞乘輿之
所在徒引領東望而涕洟嗟乎握兵柄如充俊而叛降
而奔隕而以王之忠勇獨兵微而位卑然而仰精忠於
當日惟視力所能爲雖鞭長之莫及猶慷慨以指揮戰
廣德以六捷縛王權之渠魁旣用降而縱擊復大敗夫
宣化之將回故金人方逞志於明越而已喪膽墮魄於

岳軍之背鬼嗟乎當相州之進見倘命王以視師扶將
傾之大廈料一木之可支縱不幸其播遷王或爲浙東
制置之畱司將轉敗以爲功其必有大異乎諸將之設
施乾坤賴之以再造土庶亦託廕於王慈何至泥馬備
嘗夫險阻而令強敵披猖慘毒以至斯我先人之讀史
感王忠而嗟咨謂斯人實遐荒僻壤所敬仰不可以股
肱之舊郡而無祠祠垂成而遐棄懼後來之棄基幸同
志之共濟煥日湖之棖題嗟乎俊以功而有廟人皆曰
毀之而不疑而王未嘗一日經歷乎此土乃相與創修

其廟貌而奔走以驅馳固忠奸之論定驗懿德於民懷

而痛定而思痛我明人是尤思王而不衰承先志以肇祀歲治籩而滌犧兄及弟與從子敬拜獻於庭墀惟生人之大本以忠孝爲秉彝我不徒掩卷以太息尙則微其萬一而思齊神格余以佑啟奚閒乎浙水之東西樂具奏而神醉髣髴兮渡江之靈旗

重葬宋儒王桃源先生祭文 有序 癸卯

道光十九年二月桃源先生墓爲江三所發縣中士大夫及王氏宗裔紛起訟諸官久之始定讞下三於獄將竄之而二十一年八月郡有西夷之變獄囚皆逃明年四月難平於是諸君子相聚謀曰江三逸矣顧卽獲而

寘諸法亦無補於先生今墓地已爲弓玉之歸而先生尙無藏息之所可乎乃營治石穴

原爲
輒穴

製宋衣冠斂之

棺重刻舒吳兩志納之壙以二十三年三月二十九日重葬西隩故域前一日余同宋仲穆

紹周

王藹士 德維

郭少逸

拱奎

王蘭林 葵

往林村會葬祭先生於桃源書

院 書院久不可問是時王氏假地宅爲斂殯之所而懸舊扁於大門外而余爲之文先是

諸君屬余撰改葬志逡巡未敢下筆因念先生之學前輩旣詳言之惟重葬之繇與其月日不可以無志也附記於此其文曰

事苟非痛心而疾首亦充耳其罔聞忽侘傺而驚告舉

行道皆酸辛彼剽掘爲慷慨夫奚愛乎先民縱傳刃其

何補况鞠繫而跳身吁嗟乎噫嘻溯桑梓之學統惟慶

厯爲最醇先生爲吾鄉慶厯五先生之一嗟墜緒之莫續孰茫茫而問

津訪講堂其闕寂瞻御書而汗塵桃源書院卽先生講堂額爲宋神宗御書

發壠竊於狂且奪遺廟於強魂城南門外故有桃源廟里中有妄男子奪之以

祀他人而置先生像於其側空意烏以隄惻敢信與於斯文夫豈唯

夫夫之猖披而慄悍抑亦吾黨之無人反藁裡而重掩

長太息以逡巡悵幽石之毀棄舒亶撰墓志及吳矜作李夫人志皆爲所毀

歎明器之沈淪冢中有二大碗不知歸何所卜年既逾乎七百又孰

知夫衣冠之信亡而信存或言冢中尙存數骨彼取而他掩之而對簿時乃力矢其

無視遺骸如委蛻亦達人之所云更千秋萬歲而不滅

唯講學傳道之精神聊聚土而樹表謂庶禁夫樵薪旣

捨畚而縱鍤用獻歆以薦芬

祭太平府同知駐龍州殉難秋植王公文

嗚呼生百歲而澌滅亦考終之蜉蝣苟讀書而成仁復

奚憾於千秋父作忠以報

國子殉父而同仇感士夫以涕泣況桑梓之交遊昔聞

訃於冬仲佇祥車之首邱茲獻歲以脫輶再凌厲而星

周豈么膺之梗道淹山中以久畱將颺風之旋繞實戀

恨乎三州吁嗟乎指嶺雲以西眺尙稽誅而擁矛驚歸

魂於左海聽成鼓其未休跨絡鐵以擊苟乘朱航而征
侯動靈座之刀劒儻有懷於羅睺嗚呼哀哉

祭壽昌縣教諭殉節宋君文

戊午

卅總角至皓髮佩忠孝爲恆言苟幾希之未盡夫何至
泥首而乞憐等死節以作忠亦各視其所養惟激烈與
從容判難易於霄壤當賊氛之披猖君誓死以報

國一婦孺以同心百磨淬而不惑果殺身以遂志處鐵
中而錚錚乃始知正氣視所鍾而獨秀曾不計位秩之
卑小與顯榮吁嗟乎義氣奮百世而立懦矧觀感乎同
時激貞忠而袒臂眾狂呼以起師嗟巷戰之無功遂不

幸其駢喪斯國殤之孔多夫非君將之而誰將吾聞夫
嚴陵戒嚴孤軍守國閒我不虞蹂躪東北旣蕩搖我門
戶遽尅期而橫行乃宵探以遠望倏見夫互數十里不
絕之紅燈謀三昔而如昨儼殺氣之夜騰散烏獸以駭
走不血刃而功成舉額手以相告慶安謐我邊陲斯明
燈之皙皙夫非君爲之而誰爲世聞吾言而相難謂君
生曾不得用物而取精作厲鬼其君志夫焉得是神兵
鬼陣而使賊以夜驚嗟常理之肌測豈識乎正氣所旁
搏爲最尊生不能操尺寸之兵柄死其必請命於帝閭
況毅魄之擾擾旣從君以追隨豈頓忘乎大蹙而驂彪

乘螭徒徜徉以遨嬉吁嗟乎謂明神之効靈將呵護我
全浙苟顯異於三衢庶金甌其罔缺賊犯浙境自衢胡
爲乎當君之生無能爲也而賊來兮雲屯逮君之死能
爲厲也而賊去兮風掃吾是以益疑鬼火爲君魂之所
爲而固非故人之阿好信若是其效忠雖卽死而奚憾
縱斯言之恫怛亦旣已成仁而無忝毀我室以取子幸
梧竹其紛前遺骸可等諸蝸蛭亦啟足而歸元茲迎喪
於鄆西將脫輶以設柳集平生之知交敬祖道而晉酒
雲馬兮風車君魂兮在茲尙舉觴而痛飲聽吾言之孔
悲嗚呼哀哉

咸豐戊午粵賊犯浙境掠數州縣以至壽昌殺教諭
宋君仲穆於學署中其縣之西鄉民憤起攻賊而眾
寡不敵爲賊所殲者數百人先是大帥頓重兵防嚴
州壽昌在其西南賊不敢犯旣而大兵檄守他處賊
偵知無備以五月十三日破之於是嚴州岌岌防守
者有段廉訪精兵百人段公觀察甯紹時卽吾鄞募
練壯勇號精兵局至是率百
人防堵嚴州距賊稍近有其門下盧派楓伯率勇二百餘
人而已此外道東北直抵省垣無片兵隻甲也方徃

遽無策而賊忽遠颺以去皆大愕不解後得之壽昌
人之陷賊中者云賊已尅期十六日攻州城而夜使

人探視我軍見紅燈熒熒互數十里密如晦夜之星
其魁驚疑親眺望之凡三夜無不然者以是大懼潛
遯全浙皆平此事余得之楓伯楓伯身在軍中其言
可信當時論說紛若卒莫知神燈所由來余謂實由
聖天子威靈遠屆鬼神效順全浙得安堵無恐然不呵
護於初犯浙境之日而特顯異於旣破壽昌之時壽
昌之失死事惟仲穆一人則焉知非我仲穆之爲之
也仲穆一生崛起義形於色今罵賊死 國怒氣未
衰此事當優爲之嗚呼么膺構禍積今將十年徵檄
四出兵疲餉盡而賊勢不少衰狼衝豕突蔓延半天
下前余爲文祭王太僕冀其神助今茲哭仲穆復及
神燈吾言孔悲知言之君子當不以爲妄也

祭朱蘭洲文

乙未

嗟乎蘭洲舍余去耶春風一別不再晤耶曩余始來君
家作婿把臂親我不我遐棄猶憶他日促坐寒檠暮雨
微滴秋蟲亂鳴君曰噫嘻我有所思達爲詞臣不達布
衣簿書錢穀瑣瑣奚爲旣言爾志舉以問我我笑應君
無可不可斯言在耳曾不須臾嗟乎蘭洲今竟何如往
歲仲春召我山中重違君意負篋過從纏綿骨肉有逾
昔時我母卧病別君而歸片帆東下送我前溪意若不

樂悵悵久之曰君去矣兩地茫茫見君何日我獨悲傷
嗚呼少年別短會長何爲出此攪我離腸意將非君已
而旋止嗟乎蘭洲竟至於此追念前言不爲無因如所
謂讖憶之酸辛余旣東歸訊君近狀君饋藥來答余無
恙詔余侍疾勿醫而庸宛宛手跡在吾篋中我母病聞
余疾復作旋聞君病中夜意惡以君善病不以君憂豈
意至此嗟乎蘭洲今君之卒旣周歲月余不見君四百
餘日昔君之歿我有兄喪不獲遠來視君衣裳今我復
病在牀晏息愁緒茫茫長此無極乙未五月日在乙亥
使來奠君靈其尙在嗟乎蘭洲死生異途永不見君西
望咨吁一樽清酒酌以玉卮猶故人物爲我盡之悲夫
痛哉

立兄子爲後告家廟文

維咸豐三年歲次癸丑十有二月辛未朔越十有二日
壬午孝孫時棟敢以清酌庶羞告於祖宗之位前曰昔
商瞿二十八歲而無子其母更爲之取室是知父母之
愛子未有不望孫枝之早衍者今時棟年旣四十亦旣
三生男而三殤之矣懼繼體之未立以重爲先人憂敬
擇仲兄時楨第四子隆綬爲己子請諸仲嫂謀諸宗親
改名隆壽僉曰大吉敬涓辰辰率以告於家廟若時棟

蒙列祖蔭苾繁有生育則以隆壽爲長男我祖宗我父
母實保佑之俾熾而昌敢告

烟岫樓文集卷三十九

男隆壽平甫校字



烟岫樓文集卷三十九

五

烟嶼樓文集卷四十

鄞 徐時棟柳泉稿 甥葛祥熊豫齋校刊

四六

上羅宮詹師書

時棟猥以樛櫟之資與於隳括之側不棄枉木貢名成
均庸竭菲材獻賦

天室顧念子弟行役同來觀

國之光有母口饗孰慰倚閭之望以此中止未敢遠遊
惟是晨昏甘旨之謀不得朝夕琴瑟之坐昔聞教訓叨
立程門今隔雲山遠聆孔鐸馳依懷想懇惻不忘先生

烟嶼樓文集卷四十

稟峻嶽之精英被

聖朝之知遇屢操玉尺待卜金甌典學雍梁早奮遯聽
之氣采風吳越未旣親炙之心

丹詔下頒寄重任於喉舌蒼生仰望儲大用於股肱邇
聞

寵簡總司榮膺端尹

晉以三命式是四方泰山北斗之瞻久徵學者感恩知
己之至況在門生敬達欣喜之忱復申干請之願往者
幸廁門牆之籍妄乞祠堂之碑許賜銜名未允論譏夫
叨躬燹後之行不述無徵象容載烈之辭以人而重曾

正臣無歐陽之志則謂所託非人蘇明允得太保之銘
乃能見信於後竊念先君立志髫鬣奮跡寒微見義必
爲敦善不怠東塾西塾是安學而親師大宗小宗乃因
睦以合族稱名沒世郡縣上其生平有

命自

天

朝廷表其宅里義莊無恙尙修范氏之規家廟告成未
著顏君之德在昔偃王遺廟昌黎勒碑孺子祠堂南豐
作記光我宗祏傳其文章今復遭遇鉅公竊願濡染大
筆倘得一字卽爲至榮以方二公豈云多讓伏乞退食
之暇點筆而成洗耳以聽鐘鏞翹首而待燕許辟江河
之行地所到成文如星雲之麗天爭先快睹韓陵片石
將畱焜燿於千秋謝安碎金共拜寵光於百世

與友人書

足下以溫故知新之學爲授粲適館之賓雖音問之睽
違想起居之佳暢乃者述故人之近狀來有朋於遠方
館人不恭愆於酒食先生盛怒撤其皋比一人而蔽火
光待客之飯不等大截而無切肉尙席之櫓未來於是
投袂而興褰裳遽去父兄恐懼弟子哀號肉袒負荆竟
閉門而不納聲罪致討將鳴鼓以相攻彼哉彼哉未足

與議子兮子兮如何勿思夫乾餼以愆民之失德醴酒不設士當見幾必有微漸之防何至飲食之訟今足下旣失詩人之雅又無穆生之明同其始而異其終怒於室而色於市原其歸來之意不在無魚聞有道路之辭以爲爲肉惟彼無禮是以去之若此多言亦可畏也且夫惡聲不出君子之絕交習俗不汙賢者之處世邇者江河日下庠序風衰錙銖是爭見於吾黨之無未識已爲人師大工舖餽之謀動修睚眦之怨譁然村學與於斯文魏平冷官因以爲利哀多益寡苞苴乃行捲甲倒戈風波頓息向也狐悲兔死張陳刎頸之交繼則蚋集

蟻攢管鮑分財之日往事可爲流涕達人豈宜效尤況乎夫也不良子則何罪昔者不佞聞諸先師君子能容來者不拒是以駢角有子無害犁牛仇讎爲兄不棄司馬王綱齋先生語今諸生接踵戶外匍匐以來叩首庭中涕泣而道且感且悔至再至三未嘗失其本心抑豈不可教訓嗟乎舊惡不念逸民之高微罪而行聖人之大景芳躅於往古誠覆轍於當前能降心以相從庶維持乎風教縱裏足而不往勿謀動夫干戈不揣鄙愚謹陳一得毋爲已甚請自三思

夫行營高厰韓信卜葬之年奔走風雷王哀隱居之日
松檟深沈之地固應久而不忘桑梓敬恭之心尤當思
其所愛故先靈之所安庶實人子之所瞻依而況滴淚
望親慈孝永相倚戀斬仇祭墓朝野共式儀型今茲葺
宇崇祀之鄉疇昔負土成壟之所單身林野綱常於以
炳然千載草廬魂魄猶當戀此此漢孝子董君之廟所
由建於淑德夫人之墓下也當其執喪致哀寢苦伏塊
祥烏下集黃鳥悲鳴永違啜菽之歡屢灑盈襟之血自
爲營窟皇甫遐之居廬不共戴天越句踐之殺父從吾
先人於地下爾忘大仇取諸其母之懷中彼猶人子處

心積慮忍之須臾離裏屬毛哀此罔極枕干無言之隱
鬼神鑒其苦衷錫類不匱之思仇讎戴其大德泊乎暫
違南郭撫劒長號誓斬東鄰提戈壯往痛入骨髓奮臂
而呼手擲鬪骸被髮以祭九原可作母亦爲之歡顏一
坏未乾事竟成於有志然而奉牲以告我無後冤殺人
自專國有常憲旣湔大恥願就明刑死之日猶生之年
自囚以歸司敗宥其罪且旌其行起家而拜郎中赦則
可生全歸之幸徵不可起終天之悲但得藉手以衝讎
胸敢有他志以辱君義守邱壟而安素位孺慕終身保
首領以沒餘年君恩再造昔者何禹感友之義醜墓以

頭呂母雪子之冤殺宰而祭事足歌泣道非中庸君以
率性純白之身修柔色溫清之養地不愛寶涌此甘泉
人之無良貽我大感夫其隱忍數載仁也翦滅崇朝勇
也不翫國法順以承也不梯榮名貞而介也孝于惟孝
純乎其純德無閒言加古人之數等誠能動物復大道
於千年是以師表人倫敦厲末俗昭銘垂代朝廷表其
里居知禮變夷草野想其餘範鄖江之俗薰然遺風慈
溪之名光於上縣城中故宅遺像清高溪上徙居新祠
輪奐制祀以爲國典由漢以來尸祝徧乎郡民於今爲
烈况茲體魄歸藏之地尤爲靈爽式憑之區宰木猶存

展墓坐社之會草堂無恙剝風蝕雨之中垣墉傾欹榱
桷赤白在嘉慶甲戌之歲肇建寢宮越道光己丑之年
作新遺廟齊聖不先父食聿修先公上祀之儀至德久
在人心共仰大孝尊親之義迺者經始弗亟揀度告成
爰乞雕蟲之辭將刻麗牲之石夫首會稽之英俊虞翻
有言昭夫子之德音崔殷作碣訪墓近在樓攻媿之遺
文執馭忻然舒信道之新什述慷慨從容之行有愧前
賢敘興修歲月之詳用彰成事嗚呼白楊蕭瑟尙表隴
首之阡黃蒿蔓延敢忘城偏之冢過墓則式見賢思齊
具有肺腸誰無父母敬共而無悔怒觀感以興善良歸

宇千春奚啻仰魯靈光之殿貞珉一片請與續徐季海之碑

先府君七十生日祝文

戊戌

嗚呼遊寶巖兮一葉

鄞西南寶巖山山下有寺

敢忘避客之辰歸道

山者九年又遇稱觴之日雖老成之已謝尚有典刑惟諸孤之不才誰無罪悔謹告愆尤之積將聞歎息之聲嗚呼兒等昔在成童之年幸際俱存之慶念出入之顧復蓋厚蓋高問稼穡之艱難不知不識非伊朝夕是諄告以話言莫敢怠違用獲免其罪戾天乎不弔降此鞠凶我生不辰至於大故既乏負荷之力又無陳修之材遺大投艱受治命於易簣臨深履薄奉慈訓於高堂俾成一簣之功以慰九原之望義莊完於宗族規矩粗陳暴骨收諸野田掩埋是亟上遺行於郡國下

褒詔於

天家

寵光被及孤兒餘慶本之先澤然而敦本崇本

先府君所立兩

家

甫竟前猷東湖南湖未酬夙願

先府君將築隄防於東錢湖又勸岳鄂王

廟於南湖工半而沒

取侮餽粥或寢卧榻之旁謀動干

戈竟在蕭牆之內鴟鴞毀室大負恩勤鶴鶴在原莫救

急難始知疇昔之日盡依覆疇之中如彼飛蟲資教誨

於式穀譬諸草木託蔭庇於本根至外侮之迭來乃重傷於何怙亦既晚矣尙忍言哉重以天災流行人事代謝上累白髮之母死而復蘇下及黃口之兒危乎幾殆雁行忽折家督云亡鵠血未乾冢婦繼逝就外傳之幼子未卜成材隨諸父之孤孫方始授室嗚呼遭家不造猶或聽之在天惟口起羞將孰追其作孽久勞母教命讀父書旦夕勛其弟兄冀承遺志後先入於庠序稍慰慈懷小器易盈無才而傲破牀入夢致驚清夜之魂坐地聞聲又蹈前車之轍旣命止酒亦悔於心忽復興戎莫捫其舌彌心是刺以爲遊戲之詞抵掌而談遽入傳

聞之耳囁強猶昔輾轉相尋始爲罵座之灌夫繼爲遇讒之巷伯幾觸文網之密將成詩獄之冤鄉黨交遊不理輿人之口家庭陟降大傷厥考之心幸託忠厚之貽風波漸以銷釋抑賴師長之教黑白未敢分明嗚呼師程子之和平學武侯之謹慎垂爲家訓銘諸座右輕薄無端付遺言於充耳暴棄是懼述往事而迴腸止謗莫若自修痛懲前行爲學如恐不及思貽令名庶無忝乎所生尙克開於我後今者率循舊典恭薦清尊事死如事生奉承以進在上而在左著存不忘靈爽式憑馨香可格無小無大俾爾壽臧不忒不求勿予禍適嗚呼屬

於毛而離於裏誰無寸草之心養之薄而祭之豐孰補
白華之絜容聲宛在邈哉問視之期旌旒猶來沛矣孫
曾之慶

先府君百歲生日祝文

戊辰

往而不可留者濡露降霜之歲月久而不可泯者修德
行義之精神痛棄養於昔時僅踰六秩溯降神至今日
正屆百年謹邀陟降之靈用潔蘋蘩之薦恭維

顯考愛敬之德配於古人兢業之心持以畢世校射冠
多士而志在詩書塵身致厚貲而心存施濟爲仁必本
孝弟讓產則尚在居貧布惠肇始宗親立學則已先教
族自近而遠濟海島之危檣推親及疏封野田之暴樾
一夫當授百畝緘餘以俟公須千金不如一經式穀以
期後嗣乃具規爲而底法未成作室之功亦慚負荷於
投艱莫慰析薪之望科第之榮當世受蔭旣多文字以
壽吾親不明等誚嗟乎先疇舊德莫非高天厚地之恩
盛業鴻名豈藉孝子慈孫之力鄉先生可祭於社程侯
久有定評省大吏以請於

朝

慕陵已頒褒典家廟有旌義之祀宗支共拜深恩神坐
設平政之祠里黨不忘大惠分瓣香於一席郡庠縣序

之旁祔遺廟以千秋磬港河橋之上。一鄉俎豆公道自在人心。百代儀型往事無非家教兒等昔承詩禮勉紹箕裘無父曰孤趨庭之日蓋寡小人有母授硯之誨時聞教之義方訓其成式曰嗟予季吾耳熟故能詳無忝所生汝有爲亦若是然而有事祇服厥考之心克肖綦難名父之子深淵薄冰之誡時誦葩經勞絲雛鳥之言猶存柱帖

教似勞絲之挈緒學如雛鳥之數飛府君所撰家塾柱聯也餘事並詳嚴範錄中

顧

暴棄無能振業惟不事乎儉勤而刻薄不可傳家尙稟承乎忠厚嗚呼馬齒加長駒隙易過世事何常洊遭喪亂先廬無恙得復邦家堂構聿修仍此規模之舊寢門

猶在永無問視之期衛司空之六男已亡其半郭尙父之七婿僅得餘三子生子而孫生孫童升授之經訓老吾老而幼吾幼莊塾守厥遺規成彼輿梁十六舟之東津如故修我牆屋四十年之南學依然敢云繼志之能謹爲奉盛之告夫功德彰於沒世知爲靈之孔昭血氣本於所生豈有感而不應顧復無異於疇昔日鑒在茲呼吸況通於此時旣昭假爾來歆享祀式降几筵若子若孫曾各致敬共之日在上在左右如依怙恃之年嗚呼期頤亦人事之常不慙遺乎一老介眉從禮儀之俗徒抱恨於終天閒以笙鏞三獻達和平之聽錫茲祉福

百世蒙佑啟之休

公請宋儒袁正獻公從祀

文廟呈詞

丁卯

竊維千秋統緒儒宗任開來繼往之功兩廡春秋祀典
係學術人心之重列經師則漢唐箋疏崇道學則濂洛
淵源議復議增已極樂備禮明之盛傳經傳道尙有躬
行實踐之儒發祕笈之光芒

昭代頒行於世煥

奎章之褒詠

天語論定其人久師表於士林希仰邀夫典禮謹案宋
故儒顯謨閣學士光祿大夫諡正獻袁燮生而端慤幼

烟岫樓文集卷四十

十

卽靜專理境湛然早悟槃水之趣家世儒者時讀夔臚
之書執經登金谿之門具有原本撰杖侍東萊之席益
富見聞遂以希賢希聖之素懷見諸利國利民之實用
當其射策都下捧檄江陰邑有弦歌人無詐僞武備不
弛兵彎校射之弓民隱上聞吏抱振饑之牘學正甫召
黨禁旋興浮沈幕僚閩浙幾無獄訟參議邊事淮徐以
爲干城洎當嘉定之初游歷奉常之職進對三殿首陳
敬賢納諫之規出守九江力舉節用愛人之政行神世
衡之射法益固江防告劉元鼎以兵謀果降峒寇奏奉
行夫寬大新易之楮幣方頒請磨礪其精神更化之紀

綱未振累官祭酒士氣日以激昂歷任說書君心資其
啟沃於是駸駸大用擢爲文學侍從之臣惓惓一心抒
其公學壯行之略正主德而固國本將措天下磐石之
安卻歲幣而納流民默銷鄰國兵戈之氣料敵論邊之
疏陳務述要之謨根本藩籬旣條數之甚悉懇惻忠愛
非矯激以鳴高由卑宄致顯尊進退不關榮辱係仰望
於中外出處視爲重輕屬以晚宋不綱強金未殄邊臣
怯戰時相議和故儒方慷慨以陳義形於色臺臣則彈
劾交起時不能容責難爲恭見幾而作陳力就列事君
以道四十年用行舍藏巧歸之疏八九上盈廷水火一

老山林飲餞國門時人惜其已去優游鄉里學者聞而
來歸夫以理學之派旣分門戶之見滋甚德性問學各
奉師承簡易支離互相攻訐故儒破除畛域參究異同
學本出自陸門心特敬夫朱子爲舒文靖沈端憲畏友
篤實有過於慈湖貽謝郡守呂倉官諸書聞望久推於
徽國道源共貫麗澤交資兼以薈萃諸家疏通眾說論
辨聖道與樓攻媿相往還考訂舊章引陳止齋爲商榷
旁搜遠紹得其會歸尊聞行知守之兢業紛競於千差
萬別悟以心求道之非絀繹於六藝百家肩開物成務
之任無偏倚無瑕玷巍乎一代之宗如滄海如璠璣偉

然萬夫之特況夫博聞多識立說著書疏證禮儀發明
語孟參治蹟於今古家塾鈔書託詩誼以開陳經筵講
義洞悉樞要武經兵略之編尊藏史成玉牒寶訓之紀
譜小陸之遺範事緯年經蒐先秦之古書露鈔雪纂詞
章則溫純條鬯根至理而成文賦詠則皜潔芬馨寓自
修於寄興以述作爲管磬笙鏞之樂病不知勞其論議
無奇險刻峭之辭義皆可曉由是垂世立教體道作師
狀偉行以萬言浦城繼其學統啟大儒於再世蒙齋衍
其心傳去而折衷孫監嶽爲新安高第來相請益邵機
宜則舊學同門滄洲諸史之操持退避宗袞剡水二胡

之文學表式鄉閭得英才而教育之二三子共聞緒論
雖答問與淑艾者數百輩竝是傳人蓋兼言教身教之
隆允協經師人師之望是以聞風而起流譽彌馨志墓
成篇揚文元摹寫其大節易名有請真文忠昭揭其盛
心陳和仲撰議諡之文餘皆閣筆傅正夫有訓語之記
勒爲專書所言當晝誦夜思王厚齋之勉晚學其人如
冰瑩玉澤文信國之仰前修以數公當代鴻儒已極推
崇之語至今日後生小子倍深嚮往之思矧乃恭遇
高宗純皇帝搜訪遺編表章正學檢永樂之大典採故
儒之嘉言祖孫父子之書六呈

御覽經術文章之美兩荷

宸題

許其身名未異考亭之學

論其體用允符君子之儒

褒講義之重切磋雅頌惜其已失

嘉劄子之得要領切實可見施行仰

天藻之輝煌

賞識於南宋諸儒之列稽館臣所修纂贊揚於全書提要之中著作彌光聲聞自壽言爲法而行爲則四十卷具見純修讀其書而知其人七百年聿昭定論某等儀型往哲景慕前徽表通德於鄭康成獲居其里考昌言於仲長統未見其書幸逢

右文稽古之朝始悉異代儒臣之學行已則羣宗碩德立朝則屢進讜言告后謀猷陸宣公之精英龜鑑接物氣象程明道之時兩春陽名節自期悉本精純之學術政績可紀無慚卓越之經綸得兩編羽翼聖經解書義而講詩義以一身傳授道統承象山而啟西山品學之超等倫旣備彰於

聖代俎豆以昭崇報似有待於

今時謹用臚列其生平敢請升祔於黌序豈獨梓桑恭

敬長留東西浙多士之型自當芹藻馨香永備上下庠
明禋之典

烟岷樓文集卷四十

男隆壽平甫校字



烟岷樓文集卷四十

十四

烟岷樓文集卷四十

男隆壽平甫校字

烟岷樓文集卷四十

男隆壽平甫校字

皇清內閣中書柳泉徐君墓誌銘

余交徐君四十年辱知契深且久而君少余九歲余謂君他日當誌吾墓君亦笑而諾之人事難知君竟先余而長往矣將葬其子隆壽乞爲銘荒落如余何足以知君然屈指儕輩僅有存者惟余猶知其什一二也乃敘而銘之君諱時棟字定字又字同叔號柳泉鄞人父諱桂林由武生爲營千總贈奉直大夫以義行旌前母李氏贈宜人母陳氏封太宜人贈公六子君第三五歲入塾贈公督課甚嚴十六而孤銳意嚮學與四弟子舟互相砥礪竝負時名旣補諸生學使南海羅公命呈所作

墓志

詩古文歎爲異才遂充道光癸卯優貢子舟以是科舉於鄉成乙巳進士官西曹明年丙午君捷秋闈兩應禮部試尋丁內艱服闋後不復赴以助饟授內閣中書君家月湖之烟嶼因以烟嶼名其樓聚書充之日坐臥其中上自經訓旁及子史百家靡不究覽焚膏繼晷徹夜不倦後遷城西草堂藏書益富學亦益進發爲文章滔滔數千言事理洞達見者疑爲不假思索而君實研精覃思一字一句無不斟酌出之敘事似子長體物似子厚持議似子瞻旁及詩歌浩落自喜而樂府入漢魏之室尤其至也君嘗謂立言不本經術卽工文亦無足觀

然經義宏奧歷二千年之箋解竟有未發其覆者故其治經獨抒心得證據鑿鑿幾奪前人之席成一家言尤畱心鄉邦文獻嘗校刊宋元四明六志與余往復箋札至百數十通別爲校勘劄記附以佚文作者傳餘錄雜錄又嘗集同人爲袁正獻公請從祀考證事實窮日夜之力成正獻從祀錄正獻世譜略復因舒文靖後人之請成新校廣平學案近方纂修縣志搜採精博病未卒業士論惜之吾浙徐氏多祖偃王漢以後紀載每有貶詞王墓在鄞錢志疑之君據周秦古書及史記正義以匡其失成徐偃王志又集東坡表忠碑字作先德銘刻

墓志

二

石祠中生平所著於書有逸湯誓考三太誓考召誥解於詩有山中學詩記詩音通諸經論孟各有論說別爲烟嶼樓經說若干卷他若朱氏逸經補正毛氏舜典補亡駁義四書毛說駁正春秋規萬則糾近人之謬國語韋注正誤呂氏春秋雜記則訂古注之譌其餘雜有撰述皆卓然可傳後者同治癸亥草堂燬稿多亡失惟逸湯誓考宋元六志袁正獻從祀錄新校廣平學案烟嶼樓詩集已梓行其手定文集四十卷及已成未成諸書臨歿屬其甥葛祥熊門下劉鳳章整理之天不終厄斯文豈竟聽其湮沒也耶君性坦白而詞多亢厲有睥睨

一切之概人初憚之久亦信其無他座客常滿高談酣
飲幾無虛日而於聲妓徵逐之娛掉頭不顧則又自古
才人名士所希有者才識既優親友以疑難相質得一
言各當其意以去年前軍書旁午當道屢延君共事君
屏謝冠蓋閉戶著書而已內行敦篤待宗黨交遊恩誼
周洽大抵取法贈公然在君非難能者姑略之卒於同
治十二年十一月八日年六十配朱孺人葉孺人君年
四十立仲兄子爲後卽隆壽議敘九品後納妾鮑氏生
子隆籌尙幼女四長適舒懋敬次適吏部主事凌忠鎮
三字吳世栗四未字孫二正塘正堤孫女二長字朱允

墓志

三

煒次字吳愷澤君自營生壙於縣西南王杜畧將以同
治十三年四月癸酉朔窆其兩孺人預爲葬記未及期
而君卒隆壽乃以其日奉君柩與兩孺人合葬焉銘曰
天生才良不偶天忌之將誰咎光熊熊畱劫後藏名山
尚不朽

敕授文林郎廣西知縣徵舉孝廉方正

特旨揀發江蘇知縣同邑陳勳撰

清內閣中書舍人徐先生墓表

同治十二年十一月八日柳泉徐先生卒年六十其友董沛流涕言曰自謝山太史歿吾鄉之學統幾絕先生以經術文章主盟壇坫後進高材生成北面稱弟子四方知名之彥以事之四明者皆願望見顏色出所業相證問而不佞遊處三十年時以一得之愚請益於先生而先生時啟發之歸乎一老東南人才所視爲標準者也今而後吾黨之士其誰與爲質耶先生名時棟字定宇一字同叔學者稱柳泉先生其先出偃王在太末者爲大宗唐光化間自衢遷台宋南渡後自台遷明遂爲

墓表

鄞縣人曾祖嘉獎卜宅月湖之西祖廷芳貽贈奉直大夫父桂林由武生授營千總

詔旌義行贈奉直大夫母李氏贈宜人陳氏封太宜人先生爲義行第三子陳出也姿性通敏委己於學成諸生充道光癸卯優貢旋中丙午舉人以輸饟授內閣中書自其少時有志著述兩上春官卽家居不復出湖西烟嶼樓藏四部書六萬卷盡發而讀之丹黃雜下徹夜不倦對湖居人恆以五鼓望先生燈火候晨旦燈滅俄頃而天明矣洎遷城西遭兵火之厄圖籍俱盡乃營新宅購藏如其舊寢息於中老而彌篤窮年兀兀著書數

百卷余屢館其家恆出其篋笥之帙而相與討論之故知先生之學者莫余若也先生覃思精詣治經有心得不傍漢不徇宋常主先秦之書以平眾難故不蹈近人墨守之弊尙書湯誓有二一爲伐桀見於今文一爲禱旱錯見於古書梅氏竊取古書以綴湯誥而禱旱之誓湮矣先生正之則有逸湯誓考太誓亡於秦火河內女子所獻亦僞書也近代崇漢學據以爲真先生非之則有三太誓考言詩音者始自陳第亭林輩繼之往往以漢魏之韻強合古音先生以詩證詩分爲七部而周人之韻著焉則有詩音通避寇建隩閉戶說詩以褻裳爲

墓表

二

告密以葛生爲悼亡以倚嗟爲誇壻以賚般爲祭太山之詩以下武爲美成王之作其他箋釋雜引諸經解之則有山中學詩記讀充宗之書而嫌其疏也則有春秋規萬讀西河之書而斥其妄也則有舜典補亡駁義四書毛說駁正又嘗補朱輯之逸經校畢刻之呂覽以暨羣經國語皆有論著此則先生羽翼經傳之功也四明舊志宋元凡六家先生購而刊之其考異也曰札記其補闕也曰佚文其述諸家之傳也曰作者其摭前人之議論也曰雜錄而山經鄉志之屬以其目附焉曰餘考爲宋儒袁正獻公請從祀創四明未有之舉詳其本末

曰事實錄考其系代曰世譜略舒氏子孫刊文靖遺集屬先生審定之先生參核羣書以糾近刻宋元學案之謬曰新校廣平學案邇年修縣志當事請先生主之商榷凡例仿史館列傳之體徵引文句各注本書所採踰千種建議爲貞烈節孝請旌一邑至千餘人而擇其尤著者人自爲傳以列之新志搜訪鄉先正詩文上自漢唐以迄於元踵諸家耆舊之集而益所未備凡數十冊此則先生表章文獻之力也他所撰述若偃王志若北宋譜疏證若家傳若言行記思舊記皆徐氏一家之書亦精確可傳後者先生論文漢以司馬氏爲宗而參以

墓表

三

劉向唐以韓氏爲宗而參以柳宗元故所作宏深雅健奄有眾長詩則浩浩直達無門戶之習樂府法漢魏詞近蘇辛其餘事也詩集十八卷已梓行文集四十卷以命其甥葛祥熊刻之我朝二百餘年經術如惠定宇江慎修王伯申文章如姜西溟惲子居姚姬傳皆元明以來所不易見然而兼是二者自望溪臯聞而外亦無多焉望溪研究義理而不甚長於考證臯聞則申明漢儒猶是專門守己之學其文章雖無愧正宗而經術則各據一是也先生之文章中立乎方張之間蓋庶幾矣至其沈潛遺經援據古訓

本漢經師之家法而於宋代講學諸儒亦闡發不遺餘力信乎其爲通儒也前娶朱氏同縣人道光二十六年十月三日卒年三十三再娶葉氏慈谿人咸豐十年十二月五日卒年三十五先生甫四十一仲兄子隆壽爲後以佐振議敘九品銜後納妾鮑氏奉化人生子隆箒尙幼女四長嫁舒懋敬次嫁吏部主事凌忠鎮三字吳世粟四未字孫三人正塘正堤正坵孫女二人先生卒之明年隆壽以四月朔日葬先生於縣西南王杜隩陳徵士勳爲之誌又明年乃請表墓嗚呼三十年來先生之益我多矣余幸得稍知古今而不以荒陋自畫者先生之力也先生臨歿猶嗚咽執余手鄭重以遺文相屬今而後四明之學統其誰繼之耶不腆之文以表先生余非徒哭其私也已光緒元年四月同縣董沛表

墓表

